

文叢刊

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著・廉孝王



文化叢刊

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王孝廉·著

66.2.0161

.28001.

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著者 王

孝

廉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二三一七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八十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第六次印行

文化叢刊

哲思散論

剛健的人生

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科學和教育

翻譯與語意之間

二度和諧及其他

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

寂寞的結

詩與畫

總是玉關情

唐代邊塞詩初探

閔明我著

說戲曲

唐端正著

西方人看中國戲劇

王孝廉著

科技和國是

吳大猷著

鄉土・民族・國家

黃宣範著

真與假

施友忠著

期待集

陳少廷編著

天國不是我們的

蔡源煌著

張愛玲雜碎

何寄澎著

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
理性的觀察

曾永義著

施叔青著

盛慶珠著

張忠棟著

楊維禎著

朱炎著

唐文標著

唐文標著

丁望著

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神話は民族の夢。

中華民族的遠古祖先，憑著他們的超自然意志活動，為周遭的自然界及人文界諸事象，做了種種的解釋和說明。正因為地域的廣博，民族的衆多和智慧的成熟，中華民族的夢是多樣多采的。

由於許多原因，使得古代的神話和傳說產生了極大的流變，到如今，有關中國古代神話的知識，仍舊是一片鬱鬱蒼蒼的原野，等待我們去墾拓。本書是作者從事神話研究的心得，溯本追源，探求了若干神話與傳說的原始內容與意義。

王孝廉，畢業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日本廣島大學文學研究科中國哲學博士課程修畢。著有「從古史到神話」、「神話學導論」；譯有「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等書。

華文圖書公司

19.00

目錄

神話與詩·····	一
石頭的古代信仰與神話傳說·····	四一
夸父的神話·····	一〇三
牽牛織女的傳說·····	一六五
女兒國的傳說·····	二二七
顓頊與乾荒、昌意、清陽、夷鼓、黃帝·····	二三九
——關於嬴姓族的祖神系譜	
附錄	
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	二七三

關於杜而未博士的中國神話·····	二九九
答覆王孝廉先生·····	三三一
杜而未·····	三三一
後記·····	三三五

神話與詩

一 神話的流動變化

神話是民族的夢，是古代人迷惑於有意識與無意識——夢與現實——之間的產物，簡單而具體地爲神話下一個定義的話：神話是古代民衆以超自然性威靈的意志活動爲底基而對於周圍自然界及人文界諸事象所做的解釋或說明的小故事。

做爲人類精神性文化形相的神話，不可能永遠超越一般的時空而保持它固定的形態，神話是呈現着一種不斷地流動變化的現象，研究古代神話，固然必須把握神話的原始內容與意義，但是神話的流動變化，也是神話研究者所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之一，因爲今天我們所直接面對的神話，大部份是從遠古到今天經過多種多樣流動變化的神話，因此爲了探求神話的原始內容意義，我們

必須通過各個時代及文獻期，以逆行的方式窮追原始神話，由此可以獲得一個比較確實的答案。促使神話產生流動變化的動因，主要的有以下所論的各種：

一、宗教觀念及表象的發達變化：民族的宗教觀念是順着 Animism, Daimonism, Anthropolomorphism(萬物有靈論，靈鬼論，神人同性論)的順序而發展的。在萬物有靈論之前有生氣論(Animatism)，在神人同性論或多神論之後有一神論(Monotheism)和汎神論(Pantheism)等。神話也以這些宗教的發展為動因而發生了內在的變化，在萬物有靈論的宗教文化期的神話，內容多半是根據靈魂及精靈來解釋事象或敘述靈魂及精靈的活動，神話的主角多半是動物，簡單地說，這個時期的神話表現是採取精靈文學、動物文學、咒術文學的形態。到了靈魂論的宗教文化期，神話的特點是確定了威靈的形態和職能，並且善惡二元的觀念開始萌芽。到了神人同性論(擬人論)的宗教文化期的神話，神話的主角開始有了人態的傾向，以神性的因果律代替了原來的咒術性因果律，有用記述性神話來代替原先的解釋性神話的傾向，神話有表現出努力於威靈的系統化，規定威靈的從屬關係和血緣系譜等傾向。從文學的觀點來說的話，即是神話由說明文學而逐漸步入了敘述文學。神話本身的文學性逐漸濃厚起來了。

二、文化環境的變化：文化形相中生產和經濟方式的變化也是造成神話流動變化的原因，在狩獵漁撈文化期，食用動物一方面是宗教崇拜的對象，另方面也是神話內容的對象，此時的神

話，多半是鳥獸昆蟲。到了農耕經濟文化期，神話的主角，就從食用動物而改變為穀物精靈或掌穀物的人態神了。在人類各自探求自然食物為生活方式的時期，是沒有什麼「超人」（被昇華的人）存在的，因為那時期每個人的能力都差不多，可是到了漁獵時代，人與人之間技能的巧拙有了顯著的比較，在當時的社會集團裏，這些技能優秀的份子漸漸地成了集團裏的中心人物，他們往往被視為具有超乎常人的神秘能力，於是他們的身份逐漸地特殊化和高貴化起來，最後終於成為一種超自然的存在狀態，這些超人一方面是民衆的崇拜對象，一方面又是神話的主角。比如說在「周書」、「淮南子」等書中，神農是始創農具和教導人民播種五穀的人，因此後世的人就把神農當做「田祖」來祭祀。另外如后稷，也是因為有播殖百穀的大功而變成了農神。埃及神話中的 Osiris 和北歐神話中的 Frey 也都是因為有特殊的農業技術而變成了神話中的人間帝王。

農耕經濟文化期的神話，除了農作物和農耕英雄是神話的主角以外，其他和農耕息息相關的季節要素（如雨、風、雲、土、春夏秋冬）和副農產物要素（如桑、麻、桃等）也都是成了神話的中心內容，這種內容是漁獵文化期的神話所沒有的。

等到人類進入了商工業經濟文化期，神話的構成要素有了更顯著的變化，這時期的神話最大特色是人文英雄的誕生，例如在古希臘神話中最古的英雄是生命力之神 Hermes，到了中期轉變為畜牧神，到了商工經濟文化期，又轉變為掌管商業和旅行的神了。又如崇拜太陽神 Apollon

的伊奧尼亞族，爲了從北方南下到沿海一帶去從事航海通商，於是他們把太陽神變成了海神。

這個時期神話的另一變化是以前用精靈和人態神的靈能而解釋的自然界和人文界的各現象，如今改由自然法界或形而上學去解釋了，這種神話內容的變化，使得神話的母胎逐漸呈現了萎縮的現象。

三、共通意識的變化以及個人意識的強大化：社會集團中民衆意識的種種變化（如道德觀念的深化，階級意識的鮮明化，統一整序觀念的興起）也是促使神話流動變化的原因。在道德觀念深化的意識下，神話的主角從威靈的純化中被洗煉出來成爲高貴化的道德王，如古代的堯（太陽神）、舜（農神）到了此時變成了修平治天下的仁君。階級意識鮮明化使神話中也產生了不平等的階級，產生了以自己部族的信仰的威靈爲中心而構成的神話羣，並且以自己所傳承的神話文學爲中心，吸收和包攝其他的神話羣，使得神話產生了擴大、複雜、異質等現象。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的統一整序觀念的興起，使得神話羣也有了整齊化的系統，比如舜成了堯的臣子，禹又成了舜的臣子，而且彼此之間又有禪讓的故事，以及以黃帝爲中心的神話羣和神話系譜的成立等，都是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組織的統一整序觀念所造成的中國神話的流動變化。神話經過這種變化以後，一部份的神話於是逐漸地流入了歷史。

個人意識的強大化對於神話有很大的衝擊力量，比如說傳播神話的人爲了聽衆的身份和性質

的不同而經常獨斷地改變神話的內容，又或因為要誇示自己的家系或鄉土，而把神話的舞臺和主角加以改變，或加上新的人物等現象。個人意識強大以後所造成的神話改變，通常以詩人和司祭者所改變的神話最多，司祭者是爲了宗教的目的，詩人是爲了藝術的目的。另外在神話的傳播中，或因個人的遺忘或敷衍，也是神話因個人意識（有意及無意）而發生流動變化的因素。

四、異族文化的接觸：因異族文化的接觸而發生的神話變化是：如果相接觸的兩民族，甲民族的數量或社會、政治勢力遠過於乙民族的話，則甲民族往往將乙民族的神話加以淪匿，或吸收到自己的神話裏改變爲有利於自己立場的神話。如果相接觸的兩民族的不同是在於文化形相上「質」的不同，兩民族的神話就產生兩種變化現象，一是置換，二是妥協。例如被創造出來的海怪 Tanninim 和頻頻出現於聖經中的惡龍及撒旦，其原形是源自巴比倫神話的 Elohim，因爲希伯來人和巴比倫人接觸交通的關係而把這神話吸進了自己的宗教和神話裏，又如樂園神話和諾亞方舟的洪水神話，也是通過異民族的接觸而由巴比倫神話移向了希伯來神話，至於羅馬神話是由希臘神話脫胎而成的事，由羅馬神話被神話學家們稱爲「神話的大盜」的話，更可以肯定。

二 從神話到文學

神話的流動變化帶給文學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是神話內在的流動變化，使得主角、配角

的形態逐漸地接近了「人」，人性的濃厚化趨向使神話獲得了更多藝術和文學的氣氛與性質。一方面是神話外在的流動變化，使神話的構成內容把異質神話誘導進了同質神話裏面，增大了神話內容的多元性，使神話在藝術性的美感方面，由原來凝集簡約的藝術美而發展為撩亂錯綜的藝術美。

從神話到文學的原因有以下幾種，一是由於民衆智力的深化，對於無秩序的神話逐漸不耐，於是在神話上加上了若干的形式。二是社會集團的社會性政治性組織的進展，產生了合理主義的要求，不再允許神話與政治社會相互雜糅並立，例如雅典的政治社會組織有了完整的秩序以後，爲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把神話加以系統化的整理，就是這種例證。又如中國遠古神話到了儒家的手裏，在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口號下被加以系統化和合理化，古書所見孔子對「夔一足」「黃帝四面」的解釋，也是這種例子¹。第三是神話由十口相傳而推移到成文記載的時候，記錄者開始了整理這些堆積的神話的工作，許多民族在他們文字發達了以後，都開始記錄自己的神話，

1 「尸子」卷下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

夔是神話中的一腳獸，魯哀公以問孔子，孔子對曰：「一足者，謂若夔者，一而足矣，非夔祇一足也。」（呂氏春秋）

這種記錄並不是使神話得到了固定化，因為這些記錄通常不是公開的記錄而是一種私人的記錄，私記的作者往往爲了自己的意圖，於是在原有神話裏添加上許多自己創作的新神話，並且有時候爲了使自己創作的新神話能够適應自己的意圖或自己的部族，又往往秘密地把原有的神話加以改變，因此，當神話由口誦文學而進到成文文學的時候，流動變化的情形相當大。

神話到文學的過程，絕不是突然飛躍而完成的，是經過若干必須的階段而逐漸完成的，這些過程是：一、許多獨立存在的個別神話在某種機緣或目的下被擬集成爲若干有共同中心的神話羣。但是這些被擬集的各神話羣之間，雖然有共同的中心，但並不一定是互相關聯的，印度的吠陀神話，墨西哥和秘魯的神話，就是停留在這個階段裏。第二是聯絡這些中心相同的神話羣，使它們之間產生某種程度的交涉，進而把所有神話羣統合成一個完整的建築。希臘神話雖然是接近了這種統一的階段，但尚徬徨在第一與第二階段之間。北歐神話是較希臘神話更接近第二階段的。中國古代的神話，或許應該是在此第一階段以前到此第二階段之間的吧？

神話從口傳推移到成文文學的時候，一方面神話本身是從個別文學形態轉進了體系文學形態裏，另一方面神話內在的非文學性逐漸稀薄，文學性濃厚了起來，於是本來探究自然本義，或解釋歷史發展，或實用祭儀效果等實功主義漸漸地從神話的內在中乖離消失，這是神話的「解消作用」。另外在藝術價值效果上，文學作品上的鑑賞意義逐漸提高，這是神話的「純化作用」。神

話經過如此的解消和純化以後，方才正式地進入了文學而成為成文文學，這對神話本身來說，是一種劃期性的自我變形，進到純文學範疇裏面的神話，開始做為文學中藝術的衝擊力量而活躍起來，神話從自我變形以後，從種種自我性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超脫了它本身的神聖性和秘密性而開展了以文學性為主力的新大路。

神話與文學的關係以及轉變的過程，正如中國古代神話裏所見的盤古與日月江海的關係，傳說盤古之死，頭化為四岳，眼睛化為日月，脂膏化為江海，毛髮化為草木¹。盤古雖然死了，但是他却分化成了日月江海，並不是因為盤古之死而使盤古消失，他依然在日月江海之中呈現一種化石性的存在，神話變成文學以後，神話中的習俗、信仰等因素在文學中也是呈現這種化石性的存在現象，化石雖然喪失了它們活潑的生命力，但這些化石却是後代文學的種子，文學正是在神話用它自己的血液所灌溉的園地上萌芽的。

三 神話與詩及詩人

神話進入文學以後，在文學的園地上所開放最光輝的花朵就是誕生了以神話為素材的敘事詩。

1 這異記：「昔盤古之死也，頭為四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又「釋史」引五運歷年紀也有此記載。

詩使得神話的神聖性產生了顯著的搖曳現象，也使得神話的原始本義或精神產生消失或稀薄的現象，最明顯的例證是印度的吠陀文學，從吠陀文學到 *Mahā-bharata* 和 *Ramayana* 等敘事詩在發展上是一線相承的，在吠陀文學時代的神話，是對偉大神力的讚詞，和對靈格威力的畏敬崇拜，是人子對神的祈禱之聲。可是到了敘事詩 *Mahā-bharata* 和 *Ramayana* 的裏面時，神話完全消失或者稀薄化了這些神聖性和人子的祈禱之聲，在敘事詩裏的神話祇是被利用來做為偉大敘事詩的內容構成要素，純是一種藝術性的目的。

神話進入詩中，成為詩的胚胎而助長詩發展的許多原因之中，有一個心理現象是很值得重視的；近代人的文學觀認為文學上作者的獨創性有很大的價值，可是古代人的觀念上並沒有像近代人一樣地對此獨創力有那麼大的誇矜和重視，他們對於踏襲前人文學素材的行為並不像近代人的觀念一樣，認為是落伍或不好的事，莎士比亞就是對於過去的故事文學加以自由大膽借用的一個偉大作家，關於這點，R. W. Emerson 說：

Shakespeare knew that tradition supplies a better fable than any invention can. If he lost any credit of design, he augmented his resources; and, at that day, our petulant demand of originality was not so

much pressed.

莎士比亞以前的時代這種傾向更為顯著。

A great poet, who appears in illiterate times, absorbs into his sphere all the light which is anywhere radiating. Every intellectual jewel, every flower of sentiment, it is fine office to bring to his people; and he comes to value his memory equally with his invention. He is therefore little solicitous whence his thoughts have been derived.¹

由此可以知道古代人決不是像近代人一樣對於「舊有的東西」採取一種排拒的態度，而是繼承前人傳承下來的素材然後自由地採入自己的囊中，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對於「傳統」（舊有的東西）有幾分懷念心與愛顧心，古老的神話，也就在詩人的這種懷念與愛顧之中被帶進了文學。

1 R. W. Emerson, Representative Men. 松村武雄「神話及び傳說」（岩波書店）p. 47.